

国风文丛·北京卷

卢沟晓月

主编

汪曾祺

分卷主编

陈建功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國朝文獻卷一百一十五

虛構晚月

卷一百一十五

江寧府

府志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国风文丛
北京卷

卢沟晓月

主 编 汪曾祺
分卷主编 陈建功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风文丛·北京卷: 卢沟晓月/汪曾祺主编; 陈建功分卷主编.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ISBN 7-5001-0439-1

I. 国… I. ①汪… ②陈… 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8702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宗 颖

责任校对/陈 洁

封面设计/常燕生

排 版/五一照排厂

印 刷/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875

版 次/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7-5001-0439-1/I·47 定价 16.80 元

总

汪曾祺

序

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国风文丛”？无非是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景色、乃至瓜果吃食而已。对读者说起来，可以获得一点知识，增加一分对吾土吾民的理解和感情，更爱我们这个国，而已。

中国很大，处处不乏佳山水。长江三峡、泰山、黄山、青城、峨嵋……的确很美，足为“平生壮观”。除了自然景观，还有众多的人文景观。“天下名山僧占多”有山必有庙，庙多宏伟庄严。四大道场，各具一格。道教的山，比起佛教的山似稍逊，因为道教的神本来就比较杂乱。我在国外似乎见到人文景观较少。故宫、颐和园令外国人称赞不置。像网师园那样的苏州园林几乎没有。把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特点。

中国人很会写游记。郦道元《水经注》记三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把一个绝大的境界用几句话就概括出来了，真是大手笔！柳宗元《至小丘西至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

布石上，怡然不动；俛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月鱼的动写出环境的静，开创了游记的新写法。柳文之法成了诗文的一种传统。能继承郦道元的传统则很难，没有这样大的笔力。

当代散文延续了古典散文的余绪，有些是写得很好的。这套丛书的一些篇可以证明。

华夏诸神的神际关系很复杂，很乱。如泰山碧霞元君，一会儿说她是泰山神的侍女、女儿；一会儿又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儿，又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妹妹。她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东岳大帝，成为泰山的主神。关云长的地位不断提升。他在黄河以北一直做到“伏魔大帝”，但没有听说像华南那样是财神。关云长和发财不知道怎么会拉扯在一起。沿海几省乃至东南亚敬奉的妈祖，北方人对她却相当陌生。黄河以北有些城里有天后宫，天后是不是就是妈祖，很难说。北方比较重视城隍。属于城隍系统的官员有城隍——土地——灶王。有的地方在城隍以下，土地以上，还有个级别在两者之间的“都土地”。这一官列的干部大都有名有姓，但其说不一。拿城隍来说，宋初姓孙名本；明永乐时是周新。灶王也有名有姓，《荆楚岁时记》说此公姓苏名吉利，妇姓王名搏颊，但是民间却说他叫张三。北方俗曲云：“灶王爷本姓张”，他好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钻进了灶洞，弄得脸上乌七抹黑。我不想劝散文作家对民间神祇作一些繁琐的罗列考证（那本是一篇胡涂帐），但是建议写地域散文的作家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审视这些无稽之谈所折射出来的心理文化质素，这不是简单的事。比如妈祖是海的保护神，这是无可怀疑的。海之神是女性，顺理成章。但

是山之神碧霞元君却也是女性，是很耐人寻味的。民间封神的男男女女或多或少都是女权主义者。

与神鬼佛道有密切关联的是过年过节。各地年、节互有异同。如送灶，各地皆然，但日期不一样。北京是腊月二十三，我们那里则是二十四。军民也不一样，“军三民四龟五”。没有人家是二十五送灶的，这等于告诉人这家是妓女。过年是全国的假日，自初一至初五，不能扫地，也不能动针线。这可使辛苦一年的妇女得到一个彻底的休息，用意至善。对孩子来说，过年就是吃好吃的。“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北方过年大都吃饺子，“好吃不过饺子，舒坦不过倒着”。不过不能顿顿吃饺子，得变变花样。东北人的兴奋点是“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饺子往家攥”。从北京到厦门，都兴吃春饼，以酱肉、酱鸡、酱鸭、炒鸡蛋，裹甜面酱、青韭、羊肉、葱、炒绿豆芽，卷而食之，同时必有一盘生萝卜细切丝。过年吃脆萝卜，谓之“咬春”。春饼很好吃，“咬春”的名字也起得好！正餐以外有零吃，花生、葵花籽、柿饼、风干栗子。北京家家有一堂蜜供。不到初五，供尖儿就叫孩子偷偷掰掉了。我们那里家家有果盒，亦称“盖盒”，漆制圆盒，底层分好几格，装核桃云片糕、“交结糖”、猪油花生糖、青梅、金桔饼、荔枝干、桂圆。这本是待客作茶用的（故又称“茶食盒”），但都为孩子一点一点拈到嘴里吃掉了。

过节各有时令食品。清明吃槐叶凉面、荞麦扒糕。依次为煮螺蛳、“喜蛋”——孵不出壳的毛鸡蛋；紫白桑椹、枇杷（白沙）、麦黄杏；粽子、新腌鸭蛋、炆白虾、黄瓜鱼、碎鳖（即花蛤）；藕、莲蓬、煮芋艿、毛豆、新蚕豆、菱、

水晶月饼（素油）、臭苋菜杆、鸚（一种水鸟）、烧野鸭、糟鱼；最后为五香野兔、羊膏（山羊大块连皮，冻实后切片）……这些都是对于旅居的游子的蛊惑，足以引起对于童年生活的回忆。地域文学实际上是儿童文学，——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

搞地域文学都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语言。中国地大山深，各地语言差别很大，彼此隔绝，几乎不能成为斯大林所说的“人类交际的工具”。福建的大名县召开解放后第一次党代会，台上的翻译竟有七个！推广普通话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这也影响到文学。现在的文学都是用普通话写的，但这是怎样的普通话？张奚若先生在担任教育部长时曾说过：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文学语言不是莫里哀喜剧里的一个人物“说了一辈子散文”的那种散文。散文的语言总还得经过艺术加工。加工得有个基础，除了“官话”，基础是作家的母语，也就是一种方言。作家最好不要丢掉自己的母语。母语的生动性只有作家最能体会，最能掌握。文丛中有些散文看来是用普通话写的，但“话里话外”都还有作家母语——方言的痕迹。这增加了地域的色彩，这是好事。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从历史发展看，“官话”有一个不小的问题，即入声的失去。入声是怎么失去的？周德清以为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派入”，有点人为的意思，谁来“人为”了？这变化恐怕还是自然形成的。没有入声，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唐宋以前的诗词是有入声的。没有入声，中国语言的“调”就从五个（阴、阳、上、去、入）变成四个（阴阳上去），少了一个。这在学旧诗词和写旧诗词

的人都很不便。老舍先生是北京人，很“怕”入声，他写的旧诗遇有入声，都要请南方人听听，他说：“我对入声玩不转”。我听过一段评弹：一个道士到人家做法事，发现桌子下面有一双钉鞋，想叫小道士拿回去，在经文里加了几句：

“台子底下，
有双钉靴。
拿俚转去，
落雨著著，
也是好格。”

“落雨”的“落”、“著著”的“著”都是入声，老道士念得有点有眼，味道十足。如果改成北京话：“把它拿回去，下雨天穿穿，倒也不赖”，就失去原来滑稽的神韵了。我觉得散文作家最好多会几种语言，至少三种：一普通话；二母语；三母语以外的有入声的一种方言，如吴语、粤语，这实在相当困难。但是我们是干什么的？不是写地域性文学的作家么？一个搞地域文学的散文作家不掌握几个地区的语言，就有点说不过去。

写散文，写地域性的散文既可使读者受到诗的安装，美的浸润，有益于入，对自己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觉得写这样的散文是最大的快乐。不知道文丛的作家以为如何。

是为序。

1996年4月15日

序

陈
建
功

听说韩少功选的那一本，叫“渚青沙白”。我便说，我选的这本，叫“卢沟晓月”，如何？

书名起得如此随意，面对这书名写序的时候，思绪却沉重起来。

卢沟河，就是今天的永定河。似乎是到了康熙三十七年才改为今天这名字。卢沟古渡，当年南面一片水网泽国，傍山一线通向华北大平原。古渡以西，接南口直上蒙古高原，以北，接古北口直趋松辽平原，以东，奔向山海关，下辽河平原。此地被古人称之为北地要津，想来并不过分。

卢沟古渡的那弯残月，理所当然地面对了一个都市的崛起。

由卢沟古渡而为集，由集而为镇，由镇而为城，是为蓟。由蓟而幽州，由幽州而契丹之燕京，而女真之金中都，而忽必烈之元大都、而明成祖之北京……煌煌名城，由此而兴。

卢沟晓月所面对的，更有数千年以来丰厚无比的文化积淀。

本书所辑的散文，就是我国近现代作家对这文化积淀的

独具个性的探访，是他们对那些似乎已经被历史尘封，被人们漠视的北京民俗事象的描绘，是他们对仍在每一个北京人的血脉中汨汨流淌的思维方式的开掘。比之冷眼沧桑数千年的“卢沟晓月”，他们所描述的，不过是白驹过隙，一瞬而已。然开掘这文化积淀的自觉，接受这文化薪传的激情，感悟这文化熏陶的情致，似乎只有“渺渺平沙接远堤，一川斜月石梁西”的意境里所深藏的历史的苍凉感和审美的凝注感可以与之相通吧。

我更看重“卢沟晓月”的意境传递过来的另一种暗示。

千百年来，和卢沟晓月的辉光相掩映的，是行旅的凄清

“疏星寥落晓寒凄，月色沙光入望迷。野戍连云寒见雁，人家隔水远闻鸡。波间素淼三秋净，天际清横万木低。马上迟迟残梦断，钟声遥在禁城西。”（林环《卢沟桥》）

“河桥残月晓苍苍，远见浑河一道黄。树入平郊分瀚霭，天空断岸隐微光。北趋禁阙神京近，南去征车客路长。多少行人此来往，马蹄踏尽五更霜。”（邹缉《卢沟桥》）

在超音速飞机和可视电话都已应用的年代，如此凄凉和怅惘的行旅之叹，大概已为绝响了吧。可是人类不知是否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种怅惘和凄凉：和超音速飞机、可视电话一起到来的，是洪水般包围在我们身旁的摩天大楼、立体交叉桥、嘶嚎的汽车、黑烟喷吐的摩托……这样一幅画面已经出现在北京的街头：每天，晨曦的微光中，一辆辆驮着鸟笼的自行车或三轮车不时从马路上驰过。这是养鸟迷们到离家很远的公园、河畔，寻找可以挂鸟笼的地方。他们所居住的四合院，或被高层建筑所代替，或被马达喧嚣所包围。

据北京的养鸟迷们说，百灵鸟在学唱的时候，是最怕嘈杂的声音的，这有点像小孩子，学话时很怕学到粗话，那就“脏了口”。为了他们那心爱的百灵鸟不至于“脏口”，他们在寻找一处清幽的所在。可是，这清幽的所在是否还能找到？

和这画面一道在人们的浑然不觉中降临的，是比这画面更深刻，更内在的危机。那就是人们的心理空间所受到的驱赶和挤压。传统价值观的鸟笼，似乎也很难寻找到一处可依的枝头：传统的独具魅力的民间风俗，被电视广告和卡拉OK所排斥；长辈们的尊严与权威，被晚辈们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路所漠视；忠厚忍让的中庸之道在贪婪奸诈的弱肉强食面前显得如此迂腐和自卑；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享乐主义的诱惑下几近崩溃；对生活对传统的艺术化的把玩和欣赏，被金钱和粗俗追赶得心猿意马……

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发现，尽管无须“马蹄踏尽五更霜”，我们却是一群更为孤独的旅人。

我们将匮乏传统，匮乏情感，匮乏生活的情趣……面对那一弯“卢沟晓月”，我们会不会倍觉凄凉？

文学，或可成为凄凉的人类相濡以沫的伴侣。

本书的选编，想到了这一层。

最后，我要向为这本书的编选、出版给予了帮助的朋友们表示感谢。特别是著名的藏书家和散文家姜德明先生，他所编选的《北京乎》一书对我的帮助尤大。其中一些不能不重选的篇目，虽尽量找原文编发，终不能全都如愿，因此有几篇作品转引自《北京乎》，这是需要说明并致谢意的。

1996. 5. 5.

目

录

□总序·····	汪曾祺 (1)
□序·····	陈建功 (7)
□北京的平民文学·····	胡 适 (1)
□朝山记琐·····	伏 园 (8)
□《两都赋》节录·····	张恨水 (16)
□迷人的北平·····	林语堂 (31)
□北平的四季·····	郁达夫 (38)
□慈慧殿三号·····	朱光潜 (45)
□菜市口·····	钦 文 (51)
□北平·····	郑振铎 (54)
□北京的春节·····	老 舍 (67)
□我和北京·····	冰 心 (84)
□北平话里的比喻·····	毕树棠 (88)
□难认识的北平·····	老 向 (94)
□酸梅汤和糖葫芦·····	梁实秋 (98)

- ☐ 在我们这巷里 潘漠华 (106)
- ☐ 游牧遗风 钱歌川 (114)
- ☐ 胡同 朱 湘 (121)
- ☐ 天桥风景线 姚 克 (125)
- ☐ 北游漫笔 叶灵凤 (129)
- ☐ 北平的说书 闻国新 (137)
- ☐ 榔子和落子 陈灵谷 (140)
- ☐ 东来顺 张中行 (143)
- ☐ 北京城杂忆 萧 乾 (159)
- ☐ 消夏四胜 翁偶虹 (189)
- ☐ 柳荫街 杨 沫 (201)
- ☐ 打鹰
 (王熙成原著 王世襄整理) 王世襄 (204)
- ☐ 三百年来旧查楼——“广和剧场”
 的故事 吴祖光 (213)
- ☐ 叫好 黄 裳 (221)
- ☐ 玉渊潭的传说 汪曾祺 (224)
- ☐ 母亲的胡同 李 纳 (240)
- ☐ 广和楼 黄宗江 (243)
- ☐ 龙潭 林斤澜 (249)
- ☐ 燕园石寻 宗 璞 (264)
- ☐ 琉璃厂寻梦记 姜德明 (284)
- ☐ 旧时燕京儿童发式考 李滨声 (292)
- ☐ 四合院“入门儿” 邓友梅 (294)
- ☐ 欲为“侃爷”正名 赵大年 (232)
- ☐ 与昨天为邻 邵燕祥 (332)
- ☐ 京花别谭 韩少华 (337)

□绿豆粥	柳 萌 (350)
□从景山顶上往下看	舒 乙 (353)
□垂花无语忆沧桑	刘心武 (364)
□涮庐主人闲话	陈建功 (375)
□大杂院	常利民 (402)

北京的平民文学

胡
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学者，诗人。著有文集《胡适文存》，理论专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

近年来，国内颇有人搜集各地的歌谣，在报纸上发表的已很不少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学意味的“风诗”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前年常惠先生送我一部《北京歌唱》，是一八九六年驻京意大利使馆华文参赞卫太尔男爵搜集的。共有一百七十首，每首先列原文，次附英文注解，次附英文译本。卫太尔男爵是一个有心的人，他在三十年前就能认识这些歌谣之中有些“真诗”，他在序里指出十八首来做例，并且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呢？”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

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这个似乎是今日诗国的一桩缺陷罢。我现在从卫太尔的书里，选出一些有文学趣味的俗歌，介绍给国中爱“真诗”的人们。

一九二二，九，二十，胡适。

(一) (原三二)

出了门儿，
阴了天儿；
抱着肩儿，
进茶馆儿；
靠炉台儿，
找个朋友寻俩钱儿。
出茶馆儿，
飞雪花儿。
老天爷
竟和穷人闹着顽儿！

(二) (原六十)

喜鹊尾巴长，——
娶了媳妇儿不要娘。
妈妈要吃窝儿薄脆，
“没有闲钱补箬篱。”
媳妇儿要吃梨，
备上驴，